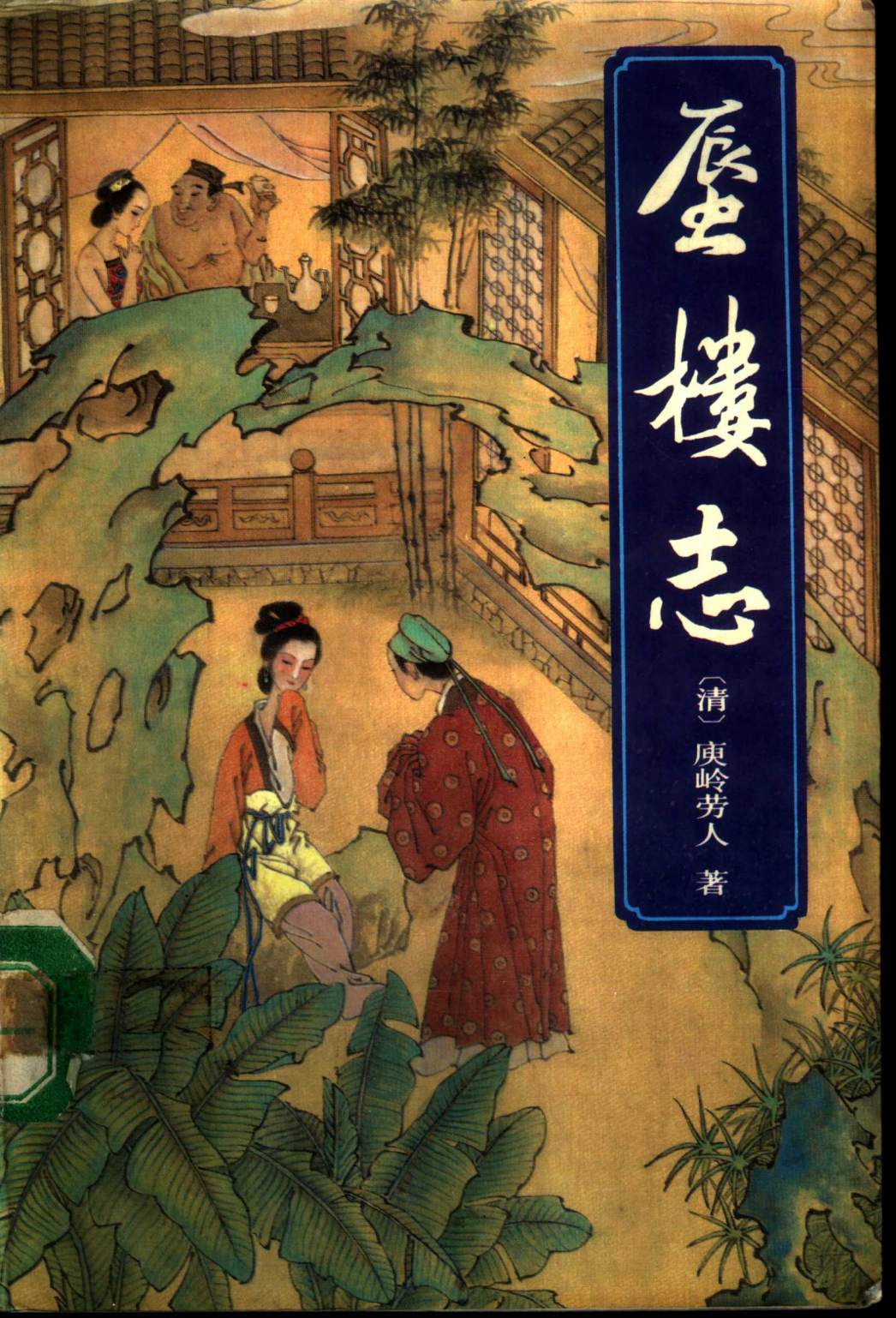

歷史樓志

〔清〕庾岭劳人 著

廛樓志

〔清〕庾岭劳人　著·刘扬忠·点校·花山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003号

内 容 提 要

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洋商的优秀古典小说。

小说描写广州十三行洋商苏万魁之子苏吉士继承父业，锐意经商，成为我国早期买办资本家的先驱，成功塑造了中国社会从未有过的崭新的艺术形象。围绕着苏吉士与海关监督的矛盾，小说笔触细腻地勾画出一轴清中叶广东地区的政治、经济、世俗和民情的时代画卷，成为继《金瓶梅》,《红楼梦》之后一部少有的现实主义佳作。

责任编辑：罗益群
封面设计：李文侠

蜃 楼 志

〔清〕庾岭劳人 著
刘扬忠 点校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1/32 9.875印张 190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 10.00元
ISBN 7-80505-725-7/I·663
（内部发行）

前言

清代小说《蜃楼志》一向不大为今人所知。当代学者中，唯有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明清小说部乙》著录此书，把它列入“人情”小说一类；阿英《小说搜奇录》也只附带提了它一句，说是“演海禁初开时广东事者”。这部通俗作品文字上并无难懂之处，但所牵涉的历史却并不很简单；而且作者为了不致贾祸，还采用了一些影射笔法。为了让读者顺畅地理解其内容，特将有关的时代背景简介于下。

这是一部白话章回小说。全书二十四回，卷首题“瘦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作者的真名、身份与生平均无可考。我们除了从这两个化名的字面和开篇“罗浮居士”序言中“劳人生长粤东”云云可推测其为广东人之外，就无法找到其他线索了。因而不妨视之为无名氏的作品。通观全书的风格、手法和感情倾向，可知其为亲近广州十三洋行者挟嫌谴责海

关官员与地方贪官污吏之作。因而作者故隐其真名，也是可以理解的。

此书的主要情节，都是围绕粤海关和十三洋行展开的。为了掩人耳目，作者在叙写人物行止时几次使用了明世宗嘉靖年号，并在第十三回白希邵论将谈兵时，故意让他口中说出"本朝刘诚意"（按指刘基）和"国初徐中山、常开平"（按指徐达、常遇春）等语，似乎所写的是前朝故事，与清代现实无涉。但我们稍加考辨，即可将作者这点小狡狯揭穿，发现其无可躲藏的现实针对性。据史载，我国对外贸易历史很悠久，早在唐朝就在广州设市舶司对外商征税，但粤海关这一正式的海关机构的设立，却是在清朝前期开放海禁之时。清初统治者坚持闭关主义，各国要求通商均遭拒绝。仅限广东一处准予少量贸易，也并无海关机构。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始开海禁，设江、浙、闽、粤四海关。其中江、浙、闽三海关由地方官兼理，唯粤海关因税饷巨大，事务浩繁，专设"粤海关监督"一员主之。此职由皇帝亲擢旗人担任。据《粤海关志》卷七载，雍正元年，停遣粤海关监督，关务由督抚兼理；雍正七年，复设监督；雍正十二年（即雍正皇帝去世前一年），下旨令督抚兼管粤海关所属口岸，并派地方文武官不时巡查，如有情弊，听该督抚参处。小说中的赫广大所任之职，正是粤海关监督；他的贪污罪行，正是由督抚两家会衔参奏的。由此可见，此书所写的，完全是清朝雍正皇帝之后的社会现实，而决非明代故事。

根据小说中透露的一些线索，我们还可将其历史背景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断更为具体和精确一些。小说第七回写到，赫广大任命乌必元为盈库大使。核以《粤海关志》卷七："广盈库大使一员，乾隆五十一年裁南雄府司狱改设，库建于乾隆五十七年。"据此可知小说所写的必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建库以后的事。又，小说第八回写到，朝中宰臣冲抑被皇帝"赫然震怒，抄籍赐死，妻子戍边"。核以清朝前期史实，这显然是隐指嘉庆四年（1799）仁宗亲政后诛杀权臣和珅之事。小说中叙述的冲抑的宦历与下场，基本与历史记载的和珅的情况符合。再核以小说于嘉庆九年、十二年两次印行的事实，可以确定：《蜃楼志》所写的，是从乾隆末到嘉庆前期这段时间广东的故事。

这部小说对清代前期的粤海关和与之关联的广东地区社会现实的讽刺谴责之意是十分明显的。这一点单从作者对书中人物的命名都可看出来。比如海关监督名赫广大，即指其声势显赫，神通广大。其总管名包进才，即"包进财"之谓。巡抚名屈强，即是讽刺此公强项木讷，并无吏才。南海县令名钱劳，即"钱痨"（贪财鬼）之意，乌必元掌诸妓院，他姓乌，他老婆姓归，合起来就是"乌归（龟）"。至于温春才谐音瘟蠢才，时邦臣谐音时帮衬，史卜远谐音死不远等，比比皆是，都属于含愤攻击的手法。不过作者虽意在泄愤，客观上却反映了某些社会现实。作者笔触所至，涉及的社会生活面还是比较宽的。举凡海关官员的贪赃枉法，地方官吏的横行霸道，科举制度的腐败可笑，海上盗匪的残民害物，市井无赖的刁猾卑污，黎民百姓的痛不欲生，以及农民群众的武

装起义等等，均有所反映。其中较有新意，也写得较为成功的，是对粤海关这个病商累民的鬼门关的揭露。像此书这样专门地和大量地谴责海关弊病，在同时代的小说中还是罕见的。

《蜃楼志》对粤海关官员贪赃丑行的揭露，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从而具有认识意义。

清代海关自其开设之初就暴露出腐败与黑暗的弊端。对这一点，就连最高统治者也无法掩盖。就在四大海关设立的次年，康熙皇帝即下诏申饬道：

> 近来各关差不恪遵定例，任意征收，讬言办铜价值浮多，四季解册需费，收商人亲填部册改换涂饰，既已充肥私橐，更图溢额议叙，重困商民，无裨国计。……凡收海税官员，希图盈溢，将出入商民船只任意加征，以致病商累民。

但康熙虽号称英主，却无法抑止他所委任的这些关差的营私舞弊。这固然因为海关初设时体制法规不密，漏洞太多所致，更主要的是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已丝毫不能控制自身贪残的本性。因此，康熙过问此事后，海关情弊有增无已。于是雍正皇帝又于雍正元年（1723）下诏向海关问罪，谴责海关监督纵容胥役“高下其手，任意勒索”，“以国家之额税，听猾吏之侵渔，以小民之脂膏，饱奸胥之谿壑。”由于海关弊端严重，影响了统治集团的长远利益，雍正二年朝廷又

发布“圣谕”申饬道：

> 大抵关差之弊，皆惟知目前小利，恣意侵渔，听信家丁，纵容胥吏，开关分别迟早，肆无厌之诛求；报单任意轻重，为纳课之多寡。饱囊橐者，则任其漏税，代为朦胧；不遂欲者，则倒箧倾箱，不遗纤细。……
>
> （以上引自《粤海关志》卷一）

类似这样的由统治者自己揭露的材料，在雍正之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几朝都有，这里不具引了。这些官方材料所反映的事实，在《蜃楼志》中有较为形象的表现。作者着力塑造了粤海关监督赫广大这一大贪官的典型形象，揭露了这个“酒色财气”四件俱全的勋旧子弟为中饱私囊而纵容家丁包进才等人，逼勒洋商，加二抽税，多索规例，逼死口书，强占属官之女，遴选娼妓等等蠹国殃民的罪行。他一次就讹得洋行三十万白银。当他被查办抄家时，除了掳掠诈取的各项珍宝器玩衣物外，光赃银就有五十二万多两，黄金四万二千多两，关税亏空竟达白银一百六十四万多两，可见其贪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贪官，竟被皇帝包庇赦免，以“酒色糊涂不能约束下人以致商民受累”的说法轻轻开脱，只革职回籍去“看守祖宗坟墓”，而将他的四个家丁处斩以抵罪。这些描写不但揭露了官吏的贪鄙，而且让人们看出了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是如何上下相护、共同欺骗和愚弄下民的。除此而外，作者还刻画了苟又新、公羊生、牛藻、钱典史等一

大群贪残凶狠的广东地方官的丑恶形象。正是这帮人的横行霸道，才直接激起了军门岭、羊蹄岭两处的农民武装起义。作者叙写的这一系列官府丑行，有助于我们认识所谓“乾嘉盛世”时期官场的黑暗和吏治的腐败，并了解当时广东社会的一些侧面。

但是必须指出，作者对粤海关情弊和广东吏治的揭露，远远是不深刻和不彻底的。作者片面地突出了海关与商人的矛盾，把过多的同情倾注在与官吏同样属于剥削者压迫者的洋行官商身上，肉麻地歌颂了商总苏万魁和其花花公子苏吉士的所谓“义举”和“善行”，而很少触及其合伙压榨人民的本质。这就冲淡和掩盖了尖锐的阶级矛盾与社会问题，大大减弱了此书的批判锋芒。书中还有不少令人生厌的封建纲常的说教，而其中姚霍武起义军迫不及待地全伙受招安、为朝廷去攻打大光王摩剌等情节，其实也是作者按自己的地主阶级意识歪曲现实、丑化人民的一种表现。

现在我们将这部小说整理标点出版，有几个技术性的问题还须对读者作交代。

一、《蜃楼志》一书共有三个版本：一是嘉庆九年刻本，二十四卷，半页十行，行二十五字；二是嘉庆十二年丁卯原刊本，八卷，半页十三行，行三十字；三是嘉庆十二年二十四卷本，半页八行，行十八字。三种本子末卷均题“虞山卫峻天刻”。今据嘉庆九年刻本加以标点整理，除了加标点符号、划分段落、改直排为横排，以及改繁体字为简体字外，对于原刻本中明显的错别字和刻印时遗漏的字、句，分别对照另

外两个版本或依据情理给予改正和酌补。至于属于原作者遣词造句时的语病或文理不通之处，则一律不动，以存其本来面目。

二、原书每回开头都有一至二首（个别回目下有三首）诗或词，用以概括内容或发议论。其中凡词都没有标词牌名。今查这些词不尽合于格律。为保存原貌，一律不加词牌名，只作分片和标点。

三、原书中竟有十一回之末没有“且看下回”等字样，殊乖体例。估计是原誊写者和制版人粗疏所致。为全其体例，特于缺少此项的各回仿加“欲知后事，且看下回”等字样。

限于水平，整理标点容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刘扬忠

一九八五年四月于北京

《蜃楼志》小说序

小说者，何别乎大言言之也？一言乎小，则凡天经地义，治国化民，与夫汉儒之羽翼经传，宋儒之正诚心意概勿讲焉；一言乎说，则凡迁、固之瑰玮博丽，子云、相如之异曲同工，与夫艳富辨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正宗也。世之小说家多矣，谈神仙者荒渺无稽，谈鬼怪者杳冥罔据，言兵者动关国体，言情者污秽闺房，言果报者落于窠臼。枝生格外，多有意于刺讥；笔难转关，半乞灵于仙佛。大雅犹多陈漏，复何讥于自郐以下乎？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无空中楼阁也。其书言情而不伤雅，言兵而不病民，不云果报而果报自彰，无甚结构而结构符妙。盖准乎天理国法人情以立言，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说虽小乎？即谓之大言炎炎也可。

罗浮居士漫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回 拥货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1）
第二回 李国栋排难解纷
苏万魁急流勇退……（13）
第三回 温馨姐红颜叹命
苏笑官黑夜寻芳……（24）
第四回 折桂轩鸳鸯开谱
题糕节越秀看山……（36）
第五回 承撮合双雕落翮
卖风流一姊倾心……（52）
第六回 赫致甫别院藏娇
李匠山曲江遇侠……（65）
第七回 希荣宠河厅献瓦
受屈辱关吏投缳……（79）

第八回 申观察遇恩复职
苏占村闻劫亡身……（91）
第九回 焚凤券儿能干蛊
假神咒僧忽宣淫……（105）
第十回 吕又逵沃店联盟
姚霍武海丰陷狱……（117）
第十一回 羊蹄岭冯刚搏虎
凤尾河何武屠牛……（130）
第十二回 闻兄死图圄腾身
趁客投阁黎获宝……（142）
第十三回 初出山论将谈兵
权落草封官拜爵……（154）
第十四回 郎薄幸忍耻吞声
女多谋图奸尝粪……（167）
第十五回 三奸设阱
四美潜踪……（180）
第十六回 璧重合小乔归主
镜高悬广府惩奸……（193）
第十七回 必元乌台诉苦
吉士清远逃灾……（208）
第十八回 袁侍郎查封粤海
胡制宪退守循州……（222）
第十九回 花灯娃孽障
馆甥笔生涯……（235）

第二十回　丰乐长义绝大光王
温春才名高卞如玉……（248）
第二十一回　故人书英雄归命
一载假御史完姻……（260）
第二十二回　授中书文士从军
擒护法妖人遁土……（271）
第二十三回　姚参戎功成一夜
雷铁嘴相定终身……（281）
第二十四回　香粉吟成掷地声
埙篪唱彻朝天乐……（292）

第一回

拥赀财讹生关部　通线索计释洋商

捉襟露肘兴阑珊，百折江湖一野鹤。傲骨尚能强健在，弱翎应是倦飞还。　春事暮，夕阳残，云心漠漠水心闲。凭将落魄生花笔，触破人间名利关。

坐井不可观天，夏虫难与言冰。见未广者，识不超也。裸民诮雾縠为太华，邻女憎西施之巧笑，愧于心者，妒于面也。天下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远，怪怪奇奇，何所不有？况男女居室之私，一日一夜，盈亿盈兆，而托名道学者必痛诋之。宵小窃发之端，由汉迄宋，蜂生蚁附，而好为粉饰者必芟夷之。试思采兰赠芍，具列风诗；辛螫飞虫，何伤圣治？奚必缄口不言，而自博君子之名，使后人无所征信乎？

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

的生意。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正妻毛氏无出。一子名芳，字吉士，乳名笑官，年才十四，侧室花氏所生。次妾胡氏生女阿珠、阿美，还未字人。他有五十往外年纪，捐纳从五品职衔。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袋捆。只是为人乖巧，心计甚精，放债七折八扣，三分行息，都要田房货物抵押，五月为满。所以经纪内如兄若弟的固多，乡邻中咒天骂地者亦不少。此公趁着三十年好运，也绝不介意。这日正在总行与事头公勾当，只见家人伍福拿着一张告示进来，仔细一看：

> 监督粤海关税务赫，为晓谕事。照得海关贸易，内商涌集，外舶纷来，原以上筹国课，下济民生也。讵有商人苏万魁等，蠹国肥家，瞒官舞弊。欺鬼子之言语不通，货物则混行评价；度内商之客居不久，买卖则任意刁难。而且纳税则以多报少，用银则纹贱番昂，一切羡余，都归私橐。本关部访闻既确，尔诸商罪恶难逃！但不教而诛，恐伤好生之德；苟自新有路，庶开赎罪之端。尚各心回，毋徒脐噬。特谕。

万魁心中一吓，暗地思量打点。不防赫公示谕后，即票差郑忠、李信，将各洋商拘集班房，一连两日，并不发放。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

十分礼貌。今日拘留班房，虽不同囚徒一般，却也与官犯无二。各人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内中一个盛伯时道："大人票拘我等，料是凶多吉少。"一个李汉臣道："告示本来利害，你我必须寻一个天大人情。"一个潘麻子道："舍亲在抚台办摺奏，我们托他转求抚台关说如何？"众人都道："极好。"只有苏万魁道："这赫大人乍到此间，与抚台并无瓜葛，如何便可说情？据弟愚见，赫公并非不通关节者，但须直上黄金殿，不必做曲折耳。"众商道："何以知之？"万魁道："前日告示上有'开赎罪之端'一句，这就要拿银子去赎罪的意思了。"众人道："大哥明见。只是要打点他，怕不是数万金，还要寻一个着当人过手。"万魁道："闻得关差此缺，系谋干来的，数万金恐不足以了事。"众人道："我们横竖有公项银子，凭兄酌量就是。"

且说这关差姓赫，名广大，号致甫，三十内外年纪，七尺上下身材。为人既爱银子，又贪酒色。夫人黄氏，工部侍郎名琮次女。侍妾十余辈。生女八人，还未有子。因慕粤东富艳，讨差监税，挈眷南来。这一日拘集洋商，想他打干。到第三日，不见有人来说，唤总管包进才分付道："我的意思你们懂么？"进才道："小的怎不晓得！只是这些商人，因向来关部骄养惯了，有些颟顸。小的们先透一个风，他们如不懂事，还要给他一个利害。"赫公点头道："且去办着。"进才退出房门，叫他的小子杜宠分付："你到班房说，晚堂要审洋商一案，看他们有何说话。"杜宠应声出去，大堂上许多差役问道："二爷何事？"杜宠说："不消你们侍候，咱自到一处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